



看哪顆腎 活比較久

文／林綺芬



二〇一九年橙縣歲末祝福，韓迪克與呂美力擔任英、中雙語主持人。攝影／蘇慧情



美國加州橙縣慈濟志工展開每週五的「幸福校園背包計畫」，前往麥迪遜小學及英雄小學發放各項食物、物資，韓迪克帶領孩子們一起字正腔圓地念中文及靜思語。攝影／蘇慧情

那一年他十八歲，身強體壯，想捐腎給生病的父親，但父母捨不得接受他的好意。

五十年後，他滿懷感恩的心，接受來自妻子的一顆腎。

相信自己 不做無謂擔心

一九七六年，呂美力大學畢業，從臺灣遠赴美國德州攻讀電腦科學碩士，當時學校仍使用大型 IBM 系統，學生要將程式碼打在卡片上交給專人處理。韓迪克 (Richard Hamilton) 當時在電腦教室打工，正是這位「專人」。

主修音樂也喜歡電腦的迪克和美力就這樣認識、慢慢熟稔。美力抱著學英文的心態與迪克交往，沒想到十個月後便步入紅毯；那年美力二十八歲、迪克二十五歲。

美力是東方人，迪克是西方人。

也許因為太快，又是不同種族，「很多人勸我打消念頭，他們說美國人不忠實、很危險，以後一定會離婚之類的。但我想，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，我自己最了解，我不做無謂的擔心，就覺得他很好。」

兩人默契十足，四十三年來一直如此。「比方我想到什麼事，下一秒就從他口中



美國加州橙縣志工每年三次前往聖塔安娜市舉辦義診活動，嘉惠低收入及沒有醫療保險的民眾，守護大家的健康。韓迪克（坐右二）在報到區協助民眾掛號。攝影／林綺芬

講出來了，我們自己有時都覺得，哇，太恐怖了！」美力說。

當兒女還是青少年時，常想旁敲側擊取得父母的同意，問了爸爸不同意便去問媽媽，沒想到在未經討論的情況下，雙方都說不。

認識美力之前，迪克對於東方的認識十分有限；美力教他中文，從「蛋」的相關詞開始教起：王八蛋、臭雞蛋……他興致盎然，對中文充滿興趣。婚後有一次她煎荷包蛋，他問這是什麼，她回：「荷包蛋。」他立刻反擊：「王八蛋！」原來，他以為所有的「蛋」都是罵人之詞。

美力做事乾脆、愛開快車；迪克則自稱是愛「操煩」、喜開慢車的「老太太」。

行事風格不同，東西文化有差，教養孩子更有不同的意見，但他們從互不認同到找出解決之道，例如為了不吵架起見，所以她開車時他讀書，他開車時她睡覺，儘量閉嘴便是。「婚姻沒有完美的，再怎麼有默契，都要經過討論、溝通。」

翻譯結緣 從紙上走進人間

一九八〇年迪克畢業後在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工作，是 Unix 作業系統的程式設計師，曾赴日本短暫工作，並主持電腦操作手冊部門，歷經公司整併，一做就是二十多年。

二〇〇五年迪克從惠普公司退休後成立出版社，為個人作者出版電腦書籍、技

術文件等，他編輯內容、排版、設計封面等樣樣自己來，美力亦從旁幫忙。

二〇一一年夫妻倆由科羅拉多州搬到加州、落腳橙縣，在慈濟美國總會的邀約下，美力開始為慈濟英文期刊做中譯英工作，並請迪克潤飾英文稿，將慈濟世界中感人的真實故事翻譯成英文，傳法到西方。

幾年間，他們為慈濟翻譯了新聞稿、英文期刊、廣告、書籍等等，久而久之，他們也想走入人群。迪克回想翻譯過的一篇文章，讓他記憶猶新，那是美國慈濟志工葛濟覺一行人有一次前往海地發放，當地治安非常不好，物資發放時，須借重聯合

國維和部隊加上當地警力來維持秩序，發放現場重重圍籬包圍，設置門禁管制，如臨大敵。他無法想像，竟有團體（慈濟）願意往返數十次，只希望為當地創造些許不同。

美力與迪克從紙上走進人間，開始參與食物銀行打包、義診、幸福校園背包發放、蔬果發放、浴佛獻供等任務。二〇一三年美力受證慈濟志工，法號慮劫；迪克則於二〇一五年受證，法號惟迪。

夫妻倆的語言與文化背景為慈濟走向西方世界搭起橋梁。二〇一五年二月，橙縣英語讀書會成立，每個月一次傍晚，在橙縣聯絡處的一隅，一張桌子，圍繞著



二〇一五年二月，橙縣英語讀書會成立，每個月一次傍晚，在橙縣聯絡處的一隅，一張桌子，圍繞著七、八個不太懂中文的年輕人，分享《靜思語》及慈濟書刊為他們生活帶來的影響。攝影／林芳伊



七、八個不太懂中文的年輕人，分享《靜思語》及慈濟書刊為他們生活帶來的影響。英語交談，讓英語志工得以暢所欲言，也將他們往菩薩道的路上牽得更緊。

二〇一八年美力承擔橙縣慈善幹事，參與了更多慈善工作。「我終於知道什麼是見苦知福，我親眼看到、感受到了。」她回憶每年在獎學金發放個案的家訪中，看到好幾個案例都是母女相依為命，住在一個小房間裡，房子一間比一間小，甚至屋子裡只有一張雙人沙發。

婚後迪克愛上臺灣、愛上中文，曾自己一個人到臺灣住三個月學中文。進了慈濟之後，對東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尤其喜歡在每週五的食物背包發放時，對墨裔

孩子講慈濟竹筒的故事。二〇一九年夫妻倆擔任橙縣歲末祝福的中、英文雙語主持人，美好默契盡在不言中。

不要放棄 我得試過才知道

二〇一一年迪克健檢時，發現腎功能指數不對勁，腎臟科醫師建議他觀察血壓，並喝大量的水。二〇一八年初，醫生發現他的肌酸酐（Creatinine）指數異常，進一步詳細檢查，發現腎功能只剩百分之五十；三月再檢查，功能下降到百分之三十，到了五月，竟只剩百分之十的功能，這意謂著迪克必須開始洗腎。

八月，迪克手術裝上導管，每晚在家進行居家腹膜透析治療；在腹腔注入透析

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英語讀書會成員餐敘。

溶液，利用體內的腹膜過濾，清除血液中新陳代謝的廢物及多餘水分，以達淨化效果。這樣的過程每天晚上都要在睡眠中進行，以換取隔天的體力。從入睡到清晨，有時半夜會抽筋、痛醒。長久洗腎下來，身體很容易變腫、變黑，精神不濟。要改善的方法，唯有換腎。

他們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醫院（UC San Diego）深入了解洗腎與換腎的知識，得知獲得捐贈有兩種方法，一種是在各州排隊，等有人過世時捐出腎，在加州，平均換腎的等待期是八年，由於迪克當時已六十七歲，這意味著他將超過七十歲才有可能獲得屍腎移植，而且那時他的健康狀況或許已不適合接受移植手術。因此，他們研究了另一種可能性——活體腎臟捐贈。

美力和一雙兒女都去驗血，希望能捐腎給迪克；幸運的是，美力和女兒都與迪克配對成功。美力能與他配對成功，讓大家十分意外，「沒有一個人覺得我跟他可以配對成功，種族、性別都不一樣，怎麼可能？任何事不要預先假設不可能，都要去試，試過了才知道，不要輕言放棄！」

然而，當時美力已經七十歲，醫生認為這個年齡不適合捐腎。

家庭醫生建議他們詢問移植醫院，是否可以先檢查美力的腎臟功能，再決定是否可以捐，畢竟年齡只是一個數字。結果美力的腎絲球過濾率（GFR）指數是 90%，迪克只有 10%；肌酸酐指數在 1.0 以下算正常，迪克高達 7，美力只有 0.5。這些數字代表美力的腎非常健康。



腎臟移植手術後，迪克出院時與一雙兒女的全家福。圖片提供／呂美力

完美的數字說服了醫生，兩人開始接受一連串密集的检查，心臟科醫師檢查壓力指數，營養師了解飲食習慣，社工人員確認她不是被迫捐贈、不是被錢收買……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，迪克和美力順利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醫院完成腎移植手術，目前正逐漸恢復生活常態。

大聲疾呼 駕照上加註紅點

迪克沒有糖尿病史，對於發病原因，醫生認為極有可能是遺傳；這個「可能」在迪克心中已經存在四十多年……



「我父親於一九六七年生病，需要換腎時，我才十八歲。我說我想捐，但我父母拒絕。在那個年代，小於二十一歲，父母是可以做主的。」

迪克的父親四十二歲發病，之後一個星期三次到醫院洗腎，後來還導致失聰而學習手語。洗腎五年後，他終於等到腎移植，但那個年代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，「很不幸地，他就是那不成功的百分之五十。」迪克懊悔地說。

「我很後悔，我相信當時如果他們願意接受，他將有比較高的存活率，因為我很年輕，而且同血緣。一旦你成為器官捐贈者，等你需要器官移植時，會排在最優先的順序，所以即使當年我捐了，現在仍



韓迪克進了慈濟之後，對東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尤其喜歡在每週五的食物背包發放時，對墨裔孩子講慈濟竹筒的故事。他手持竹筒，在聖塔安那麥迪遜小學為孩子說明存一分愛心可以幫助許多人。攝影／黃友彬



二〇一九年韓迪克（右一）與呂美力（右三）參與在 Romero-Cruz Academy 的蔬果發放後與橙縣志工合影。圖／簡婉平提供



二〇一九年加州聖塔安那市麥迪遜小學「幸福校園背包計畫」，透過活動為孩子們進行近距離的引導，聆聽孩子的心聲。呂美力巡著孩子們的學習單。圖／林綺芬提供

能優先接受器官，而我父親也可以多活幾年。」這件事成為迪克心中永遠的痛。

父親手術失敗過世後，迪克心中一直有個陰影，認為自己會跟父親一樣，四、五十歲就發病；能到現在才發病，他覺得自己很幸運，也很感恩妻子捐腎給他。

「就像地震來臨那一刻，就這麼發生了！就去面對它。」進慈濟多年，「愛操煩的老太太」不再那麼煩惱了，他更希望走出四十多年來心中的陰影，為器官等待者大聲疾呼。

「我想鼓勵人們，在駕照上加註紅點捐贈標記。很多人意外往生後，因為駕照上未標註紅點，而錯失捐贈的最佳時間點。當生命結束，身體這個軀殼就沒有用了，

而一個人的器官可以救很多很多人。我看過捐贈過程，是非常令人尊敬的。」迪克說。

美力補充：「我們覺得死後其實什麼都不知道了，為什麼不把這些器官捐出去？」他倆的駕照上都有紅點。

美力與迪克，結褵四十三年，從不被看好到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」人生旅程中，他們是默契十足的知己，更是相知相惜、同行菩薩道的伴侶。

問起術後願望，迪克俏皮地說：「看看哪個腎會活得比較久？」

美力回答：「兩個腎都是我的，怎麼樣都是我贏！」🍀